

01 釘干樂—桃園大溪上出名

陳憲國

桃園大溪出名豆乾(tāu-kuann)是通人知--的，毋過真濟人毋知影桃園大溪世界出名--的，是華語叫做『陀螺』的「干樂」(kan-lòk)。

咱臺灣傳統的干樂大部份攞是用柴製造--的，阮講做劊(thâi)干樂。阮細漢的時陣有一首唸謠講：「一樟，二khīng，三埔薑(poo-kionn)，四苦棟(khóo-līng)」；就是咧講欲劊做干樂的柴，著愛揀彼款較有(tīng)的柴，愈有的愈好；當然逐所在的情形攞無啥仝款，佇大溪這個所在，有人講龍眼、菝仔抑是樣仔(suāinn-á)柴閣較有、閣較好。

普通劊干樂差不多一節兩三寸長的柴箍就有夠。俗語若講「一丈柴劊無一粒干樂」，就是咧講一個人技術誠低路(kē-lōo)，效率傷過頭差，造成浪費真濟材料；啊若是「無索仔拍干樂」，他就是親像飛行(līng)機飛上天—變(pīnn)無輪(lián)；若講著「海沙埔拍干樂」，就是做生理的人上蓋驚的「歹轉斲」，也就是「週轉不靈」的意思--啦。咱臺語內底有一個謎猜講「一跤會走，無喙會吼」，就是咧講「拍干樂」；啊若是講一個人「鼓吹喙，干樂跛」，就是講這個人話較濟過沙螺仔殼，又閣坐攞袂牢，無一時得定(tik-tiānn)。

「拍干樂」就是用一條索仔共一粒干樂纏真濟輓(liàn/lìn)，用手共干樂擲(tàn)--出去，佇半途中將索仔雄雄掣(tshuah)倒--轉來，干樂就會踎(tiàm)塗跛轉(tíng)。拍干樂會使得家己一個人拍，嘛會使得兩個人以上，互相釘來釘去，比看啥人的干樂較勇，干樂若予人釘歹去，是品(phín)無賠--的，這就是「釘干樂」。有人就共干樂的尻川底彼枝釘仔改做「一」字形的利刀，聽講較有贏面。

拍干樂世界上出名的是佇桃園的大溪(Tāi-khe)。1968年，大溪遮有人組織一個「干樂王」公會，互相研究干樂的形式俗各種拍干樂的方法；干樂愈做愈大粒，對起初的5臺斤、10臺斤，到50臺斤重的「干樂王」。繼--落來閣成立「俱樂部」大力咧推廣，干樂嘛閣愈做愈大圈(khian)，聽講目前世界的 Guinness(『金氏』)記錄，是1985年由廖文樹先生所製造，號做「地靈之光」的干樂王，重量是155臺斤(大約93公斤)。啊若拍干樂的世界記錄是2005年，大溪的張泰源先生創造--的，干樂重量超過100臺斤，轉(tíng)39秒久，有影無簡單。

拍干樂這陣已經變做是傳統民俗技藝；彼(he)就是表示咧欲(teh-beh)撈(hôo)起來滴水--矣，需要有人設法來傳承--落去。

02 對掌圓仔講起

趙玉華

冬節，想--著的就是掌圓仔。佇學校恰學生囡仔做伙咧掌圓仔，逐家歡歡喜喜，有講有笑，囡仔掌甲足趣味。面滷著麵粉、掌的圓仔歪膏擱斜(uai-ko-tshih-tshuah)。

我手--裡的圓仔掌甲圓圓圓，掌--啊掌，煞惹(gōng)神--去.....細漢的時陣，冬節暝，阿母共掌圓仔的物件攢(tshuân)予便，逐家圍佇桌仔邊掌圓仔，有時陣比看啥人掌較圓，有時陣比看啥人一改掌較濟粒，足好耍--的！掌好早早就去暎，想著明仔早(tsái)仔甜甜的圓仔，逐家攏乖乖仔暎。第二工透早，天色猶閣暗暗，就起來等食圓仔。彼種燒燒、甜甜的感覺，逐冬的冬節，攏會閣出現佇腦海中，是一種寒天透早特別的幸福，我嘛誠珍惜這份掌冬節圓的幸福。

會記得大約二十外冬前，彼陣我佇內山教冊，有一个拜六下晡，對山頂轉--來，我恰同事去市內看電影，暗頓食飽轉去到厝，看著阿母覽(the/thenn)佇眠床，毋是寒天伊煞咧蓋大領被，伊講伊足寒，人足艱苦。我恰小弟仔用被共阿母包--咧，抱入去車內底。佇車內，阿母的頭倚佇我的大腿頂，阿母無啥清醒，我一直叫阿母、阿母.....伊久久--仔共我應--一聲。彼陣我足驚，小弟車嘛駛足緊，為

著欲予阿母毋通昏--去，我一直共伊叫，一直掌伊的面。

這是我頭一改掌阿母的面，阿母的面毋捌咧保養，攏用清水戽(hò)戽--咧爾爾；寒天會抹一種『百雀翎』的面油，彼就是阿母的化妝品，會使抹必(pit)--去的跂後蹬(tenn)、焦燥(ta-sò)的手盤恰清水洗--過的面。阿母的面掌著誠紬(iu)，毋過嘛是足濟皺痕(jiâu-hûn)，雖然阿母較無做粗重的工課勞力(lô-lik)，阿母攏是咧勞心。掌著阿母的面，我心內足急閣足艱苦，看伊的目頭結結，一定是誠艱苦，我閣去看電影.....誠不應該。

我目屎流--落來，滴佇阿母的面，「莫煩惱，無要緊--啦！」伊講甲誠食力，我聽了後愈艱苦，手佇阿母的面一直掌，心內拜託天公伯--仔，恰佇天頂的阿爸，一定愛保庇阿母，予阿母緊好--起來，毋通予阿母遐爾艱苦。後--來佇病院檢查，阿母少年的時就欠營養，年久月深，毛病就足濟--矣！愛食較濟有營養的物件。阿母干焦應「我知、我知」。好佳哉，彼陣阮姊妹仔、小弟攏大漢--矣，會當有孝阿母，阿母的身體嘛漸漸勇健--起來。

這件代誌提醒--我，有孝阿母、關懷阿母就愛隨時做。這二十外冬來，我定定想--著就掌阿母的面、阿母的手，伊嘛笑笑仔講：「你咧創啥！」我就啦嘻啦嘻(la-hi-la-hi)講：掌著誠好--啊！」這是隨時就有的幸福。

03 放送頭

張翠苓(líng)

是按怎的因緣，會當佇歲月流轉三、四十年的時空，閣佇電臺聽著放送頭周進升先生的聲音？

彼年，會記得是阮囡仔猶咧讀國校仔，我六點外起床，透早落來無人做伴的樓跤，拍開收音機陪伴我攢(tshuân)早頓。七點外送囡仔去學校，收音機內容放送啥無咧注意，總--是有聲就有伴。

有一工，咧等欲載囡仔出門的時，順手揆(tsūn)音響彼粒選臺鈕(liú)仔，揆著一个電臺，輕輕仔放送出來一條日本『iàn-gah』「相逢有樂町(Iú-lòk-ting)」的音樂。這條輕柔的音樂，有我細漢時溫暖的記持。音樂放送無倂久，聽著主持人的聲音，我人煞愣(gāng)佇遐。一開始彼條熟似的音樂，就予我聽甲已經茫--去矣，閣聽著主持人的聲，我足毋敢相信，敢是咧眠夢？敢是我聽毋著？敢是我家已咧幻想(huàn-sióng)？伊的聲，明明是三、四十外年前，佇庄跤的囡仔時聽--著的。全款的片頭音樂「相逢有樂町」、全款的主持人，三、四十外年時空的流轉，停止佇這個時陣，好親像躉轉去原來的所在，這是啥款的因緣！因為驚喜、因為感動、因為毋敢相信，規身軀毛管(mîng-kíng)空攏倚--起來，咧向這個俗舊時空奇妙的相逢行禮。

我綴阮阿爸聽『la-jí-ooh』的年歲，是佇猶未讀冊的囡仔時。阿爸恰阿母對田--裡作穡轉--來，阿母入去灶跤款中晝頓，阿爸準時十二點揆開『la-jí-ooh』。雖然經過幾若十年，我猶原會記--得，對『la-jí-ooh』放送--出來的片頭音樂是日本『iàn-gah』「相逢有樂町」。好聽的旋律(suân-lút)，主持人低(kē)低迷人的聲音響起，陪伴阿爸過一个輕鬆的中晝時，阮嘛綴咧聽彼若捌若毋捌的廣播內容。想袂到彼个聲、彼个景，佇三、四十年後的這時陣，又閣浮佇面頭前、又閣響佇我的耳空邊！

細漢的時，阮兜彼臺『la-jí-ooh』是真空管(tsin-khong-kuán)--的，關掉的時，真空管的燈火真久才會化(hua)--去。因為彼臺『la-jí-ooh』捌歹--去，表兄提去修理了後，腹內恰喇叭箱仔煞鬥袂好勢，只好分開園，嘛才予我看會著內面慢慢仔化--去的燈管。『La-jí-ooh』的外表無嬌，伊的聲音卻是豐富我真嬌的囡仔時。會記得彼時節目的尾站，主持人總是用慢慢、低低真有磁(tsú)性的聲音講：「歡迎下一次暗時收聽！」怪奇--咧，當頭白日的中晝時，是按怎伊逐擺擺叫人「暗時收聽」？
註：『iàn-gah』，日本演歌。

04 阿桑的形影

陳昆龍

「你清明有欲轉--來無？」「彼工透早就欲培墓，傷趕--啦，我無想欲轉--去。」「若無你是當時會轉--來？前擺對過年到今(tann)嘛遐久--矣！」「歇熱--啦，我會恁(tshuā)囡仔做伙轉--去。」「好--啦，好--啦，隨在--你啦，較捷(tsiáp)敲(khà)電話轉--來.....」

一冬兩擺轉去南部，看--著的阿桑一擺恰一擺無仝。是猶會騎『oo-tóo-bái』去四界惹，毋過看電視麗(the)佇椅仔，就開始盹(tuh)龜的時間愈來愈緊；對假喙齒擺提掉了後，就愛用兩排齒岸哺物件，定定會嫌我煮的菜無夠爛。較早的阿桑才毋是按呢--咧，佇我囡仔囡的目調--裡，伊是敢若親像布袋戲內底「高長(ko-tshiâng)大漢、功夫厲害、任考不倒」的武林高手。

阮兜躡佇庄跤，厝--裡作穡種弓蕉，別的囡仔禮拜日歇熱擺誠歡喜，干焦我著煩惱，著愛綴去弓蕉園割葉仔、顧水、薙(khau)草。其實厝--裡我算上細漢，擺揀輕可的代誌做，粗重的阿桑恰阿兄、阿姊早就做甲差不多。毋過我上驚薙草，一个腰脊骨是跔(khú)甲強欲斷--去，看別逝(tsuā)的人愈薙愈遠，規氣坐佇弓蕉跤歇暈，一站仔，阿桑就會越頭來共我鬥薙。

阮欲去弓蕉園愛過一條闊莽(bóng)莽的溪仔，彼陣無人咧撐(the/thenn)渡，若欲騎『oo-tóo-bái』去園--裡，對橋過就愛惹一大輾。佇阮庄仔頭，差不多逐間厝擺有一隻竹排仔(pâi-á)，縛佇溪仔邊，排仔用竹篙撐--咧撐--咧就過溪--矣。阮囡仔陣定定划(kò)排仔耍水，嘛定定予大人喝閣走咧逐(jiok)。

逐家擺有家己的排仔，遮的排仔按怎來--呢？別人我是毋知，阮兜的是阿桑家己做--的。佇清明雨水開始欲濟進前，阿桑會先去買一寡比大腿較粗的竹仔，攢(tshuân)一坵(khann)火炭，看竹仔若有彎彎的所在，就用火慢慢仔烘(hang)，等竹仔小可仔變軟，才細膩仔雕予直。等甲擺雕好勢，才共竹仔鋸平長，排予齊，頂懸圓細枝竹仔拍橫--的用鉛線縛予經(ân)。

若講做到遮煞工，就無算真正範(pān)。阿桑閣會佇排仔頭遐，那烘那雕，予規个翹--起來，按呢撐排仔的時陣，頭前的水才袂潑--入來，這才是做排仔的真功夫。有人毋是竹仔烘甲臭火焦破空，就是雕甲必(pit)--去。規个排仔做好就愛閣漆一沿點仔膠，會當擋較久袂滬(àu)--去。上煞尾揀一枝較粗勇的竹仔，佇頭--仔遐鬥一塊鐵仔，撐排仔的時陣，竹篙才袂浮--起來歹出力。

05 彼年的熱天

蔡幸紋

暗時食飯，靜文的細粒子阿母攢(tshuân)甲一桌的菜腥臊甲，有炕肉滷豆乾、芹菜炒鯊魚皮、破布子炊南洋魷仔(tai-á)、粿(tsinn)花枝丸、煎牛肉，閣有一大砵(phia)爍(sáh)甲紅絳(kòng)絳的蝦仔，參一大碗公筍仔魚丸湯。

「喔！攢甲遮豐沛，今仔日是有人客欲來咱兜--hiooh？」靜文用手拈(ni)一粒花枝丸窒(that)對喙空。

「緊共菜拈(phâng)落去樓跤，叫恁阿爸好入來食飯！」款甲規桌頂的菜，靜文阿母猶閣佇灶跤咧無閒。

靜文的阿爸上大的趣味就是屈(khut)佇公園，毋是俗人行棋就是俗人開講講政治，顧公園袂輸咧顧個兜全款，天暗--矣猶毋知欲入來食飯，逐遍攏愛靜文佇門跤口喝甲大細聲：「阿爸～食～飯～--矣～！」喝甲規公園的人攏知影靜文個兜欲食飯。

靜文看著規桌頂湏(tinn)滿滿攏是伊愛食的菜，予伊想起四年前，伊[今仔](tánn)欲讀大學，去臺北讀冊的前一暝，阿母嘛是煮規桌頂的菜，閣叫伊蝦仔俗魚仔愛加食--寡，驚伊後遍佇外口生活較無機會食著海產。時間過了真緊，四冬一目瞞(nih)就按呢過--去矣。

靜文是厝--裡的孤查某困，所以自伊去臺北讀冊，個

阿爸、阿母就加足孤單。靜文雖然放假會轉來高雄，毋過若是拄著學校代誌無閒，無拄好的時陣，成(tsiânn)個月嘛無通轉來一逝(tsuā)。個阿母若等無伊轉--來，就會假無意敲(khà)電話予靜文，哩哩囉囉(li-li-lo-lo)講一寡有--的無--的，上尾--仔一定會問伊這禮拜敢會轉--來。

大學畢業搬轉來故鄉的頭一暝，靜文倒佇眠床頂反(píng)來反去，想起大學四年的生活已經結束，佇人生內底做欲二十冬的學生，佇遮先告一段落，繼--落來的人生，靜文猶是感覺真茫霧。窗仔外開始落著霎(sap)霎仔雨，一片茫茫霧霧，毋過翕(hip)熱的燒氣已經變甲淡薄仔清涼。靜文那想後禮拜去國校仔報到的代誌，目睷開始沙微(sa-bui).....

「Eh！你猶閣咧睏--喔！你今仔日透早毋是愛去學校報到？你這個困仔哪會按呢攏無要無緊，頭一遍去人遐毋就愛較謹慎(kín-sín)，無較早起來準備，到時陣又閣趕袂赴，看是欲按怎？」

靜文予細粒子阿母喝--一下趕緊看時鐘，六點，無錯！是透早六點外。靜文欲去國校仔報到的時間是九點，對個兜去到國校仔騎『oo-tóo-bái』只要兩分鐘，用行--的極加五分鐘，靜文共棉被掩(am)--咧繼續睏。

06 母語是我靈魂的祖厝

方耀乾

做過系主任、理事長、社長、總編輯、主編、顧問、諮詢委員，得過幾個小小的文學獎，作品予人編入幾個選集、小學課本、中學課本、大專用冊，嘛予人燒佇陶(tô)版、刻佇石碑頂面，予人稱呼做詩人、文學評論家、老師、教授，毋過彼(he).....毋是真正的我。

啊.....我，是啥物人？

曾文溪南的春天猶原佇我的心肝穎(ínn)仔洗盪番薯的芳甜，熱--人厚汁的西瓜猶原倒佇溪埔等我，秋天的菅仔草猶原咧舞動白色的意志為我加持，寒--人的甘蔗園猶原有甜甜的寄望恰五分仔車的記持。彼是臺灣臺南縣安定鄉一个靠曾文溪南𠂉(pîng)的小庄頭，叫做海寮，是我上起初肉體的紅瓦厝。

三百冬前，海寮是平埔原住民 Siraya 族「直加弄(tit-ka-lòng)社」掠魚的田園，日日暝暝艫舢(báng-kah)來來去去，黃昏日斜西，艫舢會倒出一蕊一蕊金色的笑容。兩百冬前，海寮倚(khiā)佇臺江內海的岸邊，如今有海寮之名，無海寮之實，海寮已經是無海的海寮--矣，漁民身份改換做農民。這馬，海寮是一个育(io)飼西瓜、小玉仔、蘆筍、粟(tshik)仔、番薯、甘蔗的搖笳(kô)，庄頭中心有

一間廟叫做普陀寺，是庄民的信仰(gióng)中心。海寮是西港(Sai-káng)慶安宮的香境，俗稱西港仔香，楊府太師位居左先鋒，而且有組南管陣頭參加割香(kuah-hiunn)。庄民大多數姓方，聽講祖先是按福建泉州府同安(tâng-uann)縣馬巷廳遷徙(suá)--過來的。阮兜的族譜記載我是來臺查埔祖第八代的囡孫，毋過我真想欲知影我到底是查某祖的第幾代囡孫，我的 Siraya 名欲叫做啥物。我將族譜反(píng)來反去，結果我看著的攏是漢名漢姓，我的查某祖敢(kám)會予漢字崁(khàm)甲無聲無說、無影無跡？

如今掠魚、射鹿仔的平埔祖先佗(tó)位去？有人講平埔族已經予人漢化--去矣，我卻是欲講拚過烏水溝的漢族（其實是百越族）全部去予平埔族化--矣。臺灣人的血經過醫學專家的研究確定 DNA 毋是屬北方的漢人，臺灣人的風俗經過人類學家研究，也確定毋是屬北方的漢民族。按呢我親像看見勇壯高強(ko-tshiâng)的南島、百越族查埔祖手擲長槍(tshiunn)射梅花鹿的姿勢，長長的頭毛飛--起來，隨在南風輕輕仔梳頭。按呢我親像聽見身材妖嬌的南島、百越族查某祖唱著美妙的歌聲，歌聲躑(nng)過臺江內海的波浪星光。我相信我是 Siraya 的囡孫，有透盪著百越族的血統，攏是優良的血統，有樂善好施、性地善良的特質。

07 阿華的目屎

林淑期

阿華是對越南嫁來臺灣的新住民，是我夜補校的臺語學生，才三十八歲爾爾，毋過，好親像有真濟故事，寫佇伊憂鬱的目睷內。

有一擺，我教個唱「鹹酸甜」這首歌：「人生若無鹹酸甜，活落哪有啥趣味！食著鹹酸甜，才知影人生的滋味。酸甘仔甜啊酸甘仔甜，目屎鹹鹹，心頭酸酸，美夢甜甜.....」，我那講解歌詞予個了解，嘛順繼講一寡人生總是有起起落落，「有時星光，有時月明」的道理予個聽。無想著，阿華一時煞來目箍紅，目屎忍袂牢就輾--落來。

後來，對開講中，我才漸漸了解阿華的身世。阿華是南越的庄跤人，厝內有八个兄弟姊妹，伊是上大漢的查某囡。因為是大家庭，蹠佇庄跤所在，真歹趁食，所以只好佇三十歲彼冬，透過中人，申請來臺灣做看護(khàn-hōo)。

伊的工課，是照顧一个七十外歲，閣中風，賭一跤一手的查埔頭家。毋但愛洗衫、摒厝內、煮食，閣愛共頭家洗身軀、搨(lák)屎搨尿。雖然逐工攞真忝(thiám)，閣干焦會當暍佇頭家房間的塗跤兜，毋過一想著會當趁錢予破病的阿母看醫生，予足愛讀冊的第三小弟繼續讀大學，予愛畫圖的妹妹買彩色筆、予世人作稿看天食飯的阿爸，會

當減輕一寡仔負擔.....啥物委屈攞恬恬園佇心內。

就按呢，三年的青春過--去矣，阿華叫是講會當紮伊趁的艱苦錢，轉去日夜思念的故鄉--矣。無想著第一冬扣掉紹介費所賸的七、八萬箍，恰後來兩冬所趁的錢，煞提袂著。頭家娘干焦提五百箍美金欲予伊坐飛行機轉去越南，賸(tshun)的錢，講愛等伊閣辦來臺灣的時，才欲付予--伊。

阿華想到三冬，一千外工的辛苦恰委屈，伊倒佇房間的塗跤兜，恬恬流著無人看著的目屎，所有的艱苦干焦會當投予窗外的月娘聽。想著故鄉期待伊趁錢轉去的親人，伊的目屎就若水庫漏水，閣來流袂煞。佇絕望的情形下，伊勇敢共頭家娘講：「錢若領袂著，我就欲佇遮跳樓自殺，解脫家己的痛苦，嘛順繼製造新聞，予恁歹收山！」就按呢，用生命碧注(teh-tù)，伊才領著伊早就應該提著的薪水。聽伊講到遮，實在替這款無心肝的臺灣人感覺誠見笑。

每一个外籍新娘攞有一个「鹹酸甜」的故事，阿華的遭遇，只是外籍新娘的一个縮影。個這陣新住民，離鄉背井來到臺灣這塊土地生活，為咱生「臺灣之子」，恰咱早就已經是一家人--矣。良善的臺灣人--啊，咱閣較愛付出愛心恰疼心，對個加一點仔尊重，加一點仔幫贊，毋才著。向望未來，咱會當予所有佇臺灣的「阿華」感受到幸福的滋味，漸漸將個心酸的目屎，轉換做歡喜恰感動的目屎。

08 思念

林炤(tsiàu)慧

行佇十二月天，風飛沙颺颺(iānn)飛的街路上，除了寒、閣有一種孤單的感覺。

經過文具店門口，看著展示架頂懸排甲滿滿是，紅帕帕的賀年片，好親像猶佇咧等待最後一個憐惜的眼神！英雄有淡薄仔衝動，想欲買一張仔寄予久年無相揣的你。揀啊揀，揀啊揀，到尾仔猶是閣共園--轉去，因為我無你的住址，想講不如敲一通電話直接用講的就好--矣，毋過，終其尾我猶是共家己跳票無去兌現(tuī-hiān)。原來孤單毋是無原因--的，[啥人](siáng)叫你逐擺擺是暗時全步數，天光無半步--咧！

有人講「思念」是神聖的悲劇，因為無地相見，甚至是永遠袂得相見才著思念，只是這款酸甘甜仔酸甘甜的滋味，煞著愛經歷失去一個曾經真心疼痛的愛人、親人、抑是朋友的時陣才體會會著，這個代價實在傷過傷重(siong-tiōng)--矣！毋過遮濟年來我猶是偷偷仔思念你，忍受見袂著你的苦楚，嘛沉醉佇美麗往事的記持內底。只會當講時間無情，偏偏我又閣傷過多情，二、三十冬--矣！到今我猶原向望有一工會當將咱的友誼揣--轉來，嘛明其知影這比天落紅雨馬發角閣較困難，我就是心甘情願守佇

這個悲劇的舞臺，繼續忠實搬演彼個神聖而且孤單的角色。這一切攏是因為你講的彼句話：「欲永遠做伙！」

每一遍若轉去後頭厝，故鄉的街路熟似的景緻，宛然留落咱少女時代做夥行--過的跣跡、歡喜的歌聲佻笑聲，嘛一幕一幕親像電影閣佇心內重搬(tíng-puann)，我自來毋捌放袂記得，相信你嘛全款，敢毋是--咧？毋過佇這個遮爾熟似，而且是現此時你蹣的城市，為啥物我煞揣袂著你？連你的電話號碼嘛是別人予--我的！我欲敲毋是，毋敲嘛只有暗傷悲。

真想欲問你這馬好--無？嘛親像當年佇我出嫁的時，你予我深深的祝福全款，想欲還你這份情，哪會知影這個應該是天公地道、小小的心願，煞因為一場莫名其妙的誤會，變甲遐爾遙遠。若準人生是一齣戲，我足想欲要求導演予我一個佻你重逢的機會，通好將我多年來、深深的思念，當面講予你知！只是毋知導演敢會共我講：「人生的劇本是五百年前就註定--矣，儂(oh)改--囉！」

09 講親情(tsiânn)

A-jîn

這個時代講做親情(tsiânn)檢采有較嫩(hàm)，親像流行歌仔講--的，「當今(tong-kim)二十世紀新潮派，男女時行自由戀愛」；我的爸母佇四十五年前無仝款時代的社會風氣結婚，全然靠人講親情，佇洞房進前，阮阿爸毋知阮阿母生做圓抑扁。

男女互相有意愛，了後會自由戀愛，自古以來，這是真四(sù)常--的，啊閣來，戀愛有條件，上少，愛有場合予個熟似，若像阮庄跤，規年迴(thàng)天做甲若塗牛，衫褲補甲無一跡是原在--的，爛糊糜仔對跤手潏(kō)到面--的，查某囡仔欲(beh)哪看會上目；田庄姑娘仔嘛做甲歪腰，愛婿都袂掛得顧，干焦會當圍軀巾仔包甲炭(khàm)頭炭面較袂食日頭毒，曝甲烏赳赳；仝庄的少年家嘛看袂恰意。阮彼角位仔真罕得仝庄頭相嫁娶，攏是隔壁庄仔做親情--的較濟。

按怎講無仝庄--的，親情講較會成？我講阮老爸做親情的古，逐個就會分明，庄跤人罕得有機會踏出庄，會佇外庄摸飛賴賴赳--的，干焦兩種人，販仔、牽豬哥--的恰歹囡浪蕩的遛(liù)suinn仔。阮爸仔佇做兵進前，上遠去到隔壁庄萬合仔，彼是恰人播田割稻仔相放伴才有通去到遐。

萬合仔有一戶姓張--的，恰阮庄--的有排 pān 相放伴，個查某囡叫做阿芳，捌擔點心去田頭仔，看過阮阿爸，稻仔割了，較閒的坎站，萬合仔有人來講親情，欲做阿芳--仔予阮老爸。

阮二林庄跤佇彼個時代，猶閣真濟平埔 Babuja 的風氣，上明顯--的就是年老的查某人扞(huānn)家，阮查某祖會食薰、哺檳榔，頭殼好閣有威嚴，厝--裡大細條代誌攏是伊咧做主，阿芳的生時八字提--來了後，佇尪架桌頂排三工，照彼時的例，著愛三工平安順序，親情才會成，第二工，阮兜有人食飯搥破一塊碗，阿祖講按呢就是兩人八字袂合，這層親事就準拄(tú)好。

事後，阮阿爸真怨嘆，伊確實有恰意阿芳--仔，查某囡仔嘛對阮阿爸的印象袂稜(bái)，毋才會央人來講親情。阿爸講阿芳擔點心來的時，無護巾仔(hōo-kin-á)包面，若普通時作穡就巾仔、跤仔手仔圍甲密罽罽(tsiuh-tsiuh)，看無生張婿稜。阿芳會恰意阮阿爸，一--來看伊漢草中範(pān)；二--來，出外庄作穡，衫仔褲穿較無破--的，兩人無仝庄，才相看會上目。

10 永久地址

林央敏

有一段日子，我定定愛填表，寫個人的一寡基本資料，其中有一格叫做「永久地址」；有時熟似新「朋友」，會提著個的『mè-tsih』，一般的(tik)我攞轉(tng)去厝--裡了後，欲替遮的新朋友揣一个適當的位共伊「歸檔」的時陣，才會詳細看『mè-tsih』的本文，我發現有的人除了「現在住址」抑是「連絡地址」以外，嘛猶有一个「永久地址」。這個名稱捌引起我的感慨，到底啥物所在才是一个人的永久地址--呢？

細漢的時陣，尤其佇嘉南平原的農村大漢--的，我毋捌想過一个人會有兩個以上的地址，我攞以為父母生我、飼我佾晟(tshiânn)我大漢的庄頭，就是我的「永久」，因為歷代祖宗攞佇遐生根落葉，逐个安土重遷，到今仔日我的父老親情(tsiânn)猶閣蹠佇遐。大漢以後，離鄉背井，出外趁食，對流浪到倚(khiā)家，漸漸我發覺家己也有三个thing好使用的「連絡地址」，其中父母公祖所蹠的所在應該就是「永久地址」--啦。

但是彼个「永久地址」並無比這馬這個「臨時地址」較永久，因為佇最近這十五年中間，我彼个「永久地址」的「內容」已經變更兩擺，聽講閣無佻久，故鄉的地址猶

會閣重排，至少這陣我就先知影明年夏秋之際，阮老爸老母的新農舍落成了後，這個「永久地址」就愛綴(tuè)咧「搬厝」。毋過我這個「臨時地址」煞一蹠(tuà)就十五冬，而且內外一致毋捌變--過，按呢看--起來，「臨時」煞比「永久」閣較永久。

地址是活--的，會振動，會隨著地皮的開拓、村鎮的發展變遷變樣，甚至會加長大漢，「地址」嘛可能會予人紮(tsah)咧走，親像一生攞咧漂浪的流浪者，蹠無定著，地址就綴伊換來換去，所以像古早人所講的「太平基址千年永」的地址，佇今仔日恐驚已經無--矣。啊若「永久」恰「臨時」只不過是相對--的爾爾(niā)，有人將「臨時」蹠甲變「永久」，嘛有人計劃中的「永久」，無疑誤煞縮短變做「臨時」，閣較有人自底就毋捌有「永久地址」--過。

地址一旦真正永久，表示這個地址已經歲壽該終--矣，一个死去的地址對人類來講嘛失去意義--囉，親像死人的墓壙(bōng-khòng)；就準講墓仔嘛無彼號永久--的！

11 予冬山河發現--著

任(Jîm/Lîm)冠樹

以一个外地人去看冬山河，心情足複雜--的。我蹠(tuà)佇淡水河的墘仔，一條已經死--去矣的臭水溝仔，實在看袂出來以前有魚仔通(thang)釣，嘛無啥相信古早有蜆仔(lâ-á)通摸，我做囡仔的時陣攏無溪水通耍(sng)。有人講淡水河過去是臺灣上有性命力的溪，聽--著我袂感覺感動，我會一引(pîng)看浮--過去的塑膠袋仔一引懷疑。這馬，我有機會去接近一條有性命的溪仔，按呢，雖然溪水毋捌踎(tiàm)我的囡仔時代出現--過，至少已經袂遐怨嘆。

仁山苗圃(Jîn-san-biâu-phóo)，一个春天的時陣，用梧桐(ngô-tông)葉做地毯的所在，踎遮會當看著規條冬山河。印象中，溪仔是彎曲(khiau)--的。毋過冬山河一條直直，拄開始看足袂慣勢。遠遠看--去，紅色的鐵拱(kióng)橋邊，我想應該就是親水公園。伊會使結合水恰囡仔時的夢，毋是幻(huàn)境。伊就實實在在佇眼前，予我真想欲飛落去耍水，去親近臺北人無彼个福氣通享受的感覺。

遮看會著龜山島。我倚(khiā)佇冬山河的源頭，伊踎冬山河直直過--去的彼引。龜山島是宜蘭人的情。

誠濟宜蘭囡仔為著讀冊、事業，離開故鄉，到年節的時才有法度轉--來。三貂嶺過就是雙溪，槓仔寮過就到福

隆，一个磅空過就想起一个囡仔時的願望，是遐(hiah)爾接近，毋過是遐爾不可及。雖然目籬愈來愈澹(tâm)，勉強猶忍會落--來；毋過一到石城看見遠遠的龜山島，目屎就擋袂牢(tiâu)滴--落來。龜山島--啊！你將所有宜蘭人思鄉的目屎鎖牢--咧，冬山河恁(tshuā)伊所有的河水向(ng)你衝--過去，一定愛沖(tshiâng)予散，毋通予人看著堅強的宜蘭人嘛會流目屎。

俗語話講：食果子拜樹頭。唸(lim)冬山水嘛愛知影伊的源頭。冬山河的發源地是新寮山，順溪邊有出現一寡水沖(tshiâng)，毋過行無佹久，水就攏無--去矣，干焦賸(tshun)焦涸涸(ta-khok-khok)的溪底爾(niâ)。哪會按呢？水敢會予魚仔唸(lim)了了？踎宜蘭做田野調查，唸冬山水十幾年的邱水金老師講：溪水攏已經走去塗跤底--矣。恬恬仔流--啊流，到「零工圍」這個所在，溪水才閣對塗跤漬(bùn)--出來。漬--出來的清泉毋但透心涼爾，閣真甘甜。唸一喙會予你袂記得七--月的日頭。

12 彼陣吼海的子民—記 Kapasua 夜祭

黃提銘

「有唐山公，無唐山媽」，兩、三百年前，島嶼(sū)的平埔仔女性娶中國南渡--來的羅漢跤仔做牽手，傳承到咱這代。毋過咱這代困孫敢知影，啥物是「平埔仔」？

日人時代的戶籍(hōo-tsik)簿內底，原住民戶口有「平」族俗「熟」族的分別，「熟」就是已經歸化的山地「生番」，「平」就是平埔族。四、五千年前臺灣的原住民有蹠佇平地的平埔族俗蹠(tiàm)佇山頂的高山族，攏是屬南島語系的民族。按照一般的分法，高山族有十族，平埔族分做九族，其中的 Siraya，較早蹠佇這馬的臺南縣，是當初平埔族勢力上大、人口上濟的一族。

臺南縣東山鄉的 Kapasua 是 Siraya 四大社其中的蕭壟(Siau-lang)社(佳里的舊地名)的一个支社。兩百外戶的村民，大部分有 Siraya 的血統，算是臺灣較純粹的平埔族所在。根據 Siraya 的傳說，誠久以前，個的祖先離開原本蹠的所在，漂流海上走揣新的天地，佇糧盡水焦(ta)強欲死--去的時陣，天頂忽然出現一支白旗，寫「太上老君」四字，個順旗仔的方向，划(kò)船來到臺灣，開墾田園，生淡(thuànn)後代。

每年舊曆的九月初五，是 Siraya 的守護神阿立母的生

日。另外一種講法是，這工是祖先上岸的紀念日。Kapasua 的阿立母夜祭，猶保存較完整的 Siraya 祭典的儀式。嚴肅、神秘的過程，予人看著另外一種族群的存在，毋過嘛親像一首深夜悲傷的歌，幽幽飄送，無人聽--見。

祭典對一个族群是蓋(kài)重要--的，透過祭典，才會當深刻感受家己的文化，認同家己的族群。

對白河沿臺南縣 165 號道路向(ng)南行，路兩片的稻田像黃金色的地毯，踎村口的車牌落車，放眼四周圍，就恰其他誠濟原住民的社區全款，頭一个印象攏是「漢」，這嘛算是臺灣的奇蹟之一！行入庄內，看著厝前厝後的檳榔恰 I-hing(【Siraya 的神聖草木，漢人叫做『澤蘭』】)，看著人家(jîn-ke)廳內的壁跤佛，路邊紅磚瓦厝的「公廨(kài)」，才知影這是一个阿立母看顧的庄頭；一陣冊內底所描寫的平埔族，漢人共伊稱做「平埔仔番」，佇遮恬恬咧過日子。